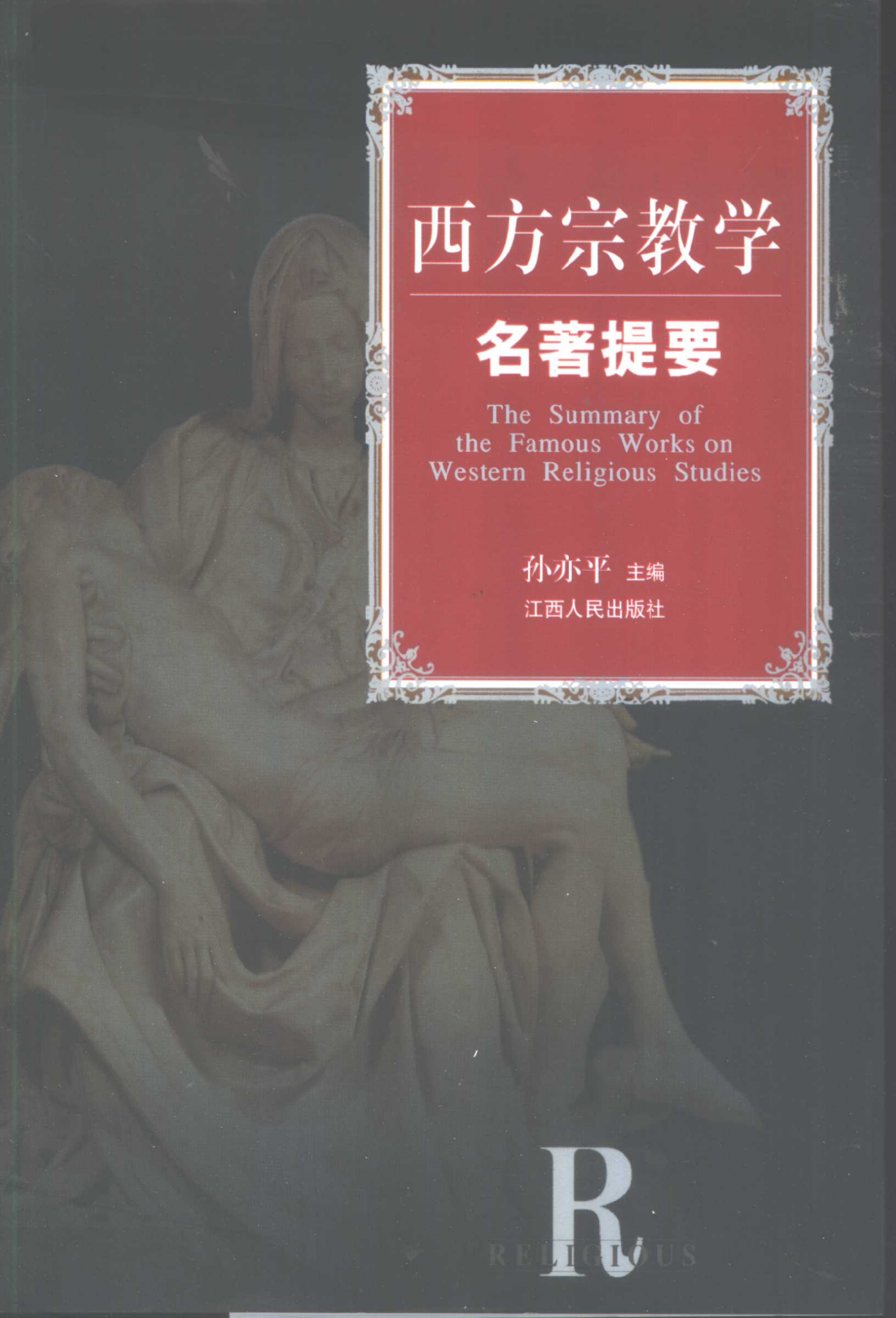




西方宗教学

名著提要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Religious Studies

孙亦平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R

RELIGIOUS

西方宗教学 名著提要

孙亦平 主 编
洪修平 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孙亦平 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5

ISBN 7-210-02544-8

I. 西... II. 孙... III. 宗教学—著作—简介—西方国家 IV. 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220 号

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

孙亦平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九江印刷总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31.625

字数:850 千 印数:1-5000 册

ISBN 7-210-02544-8/B·85 定价:50.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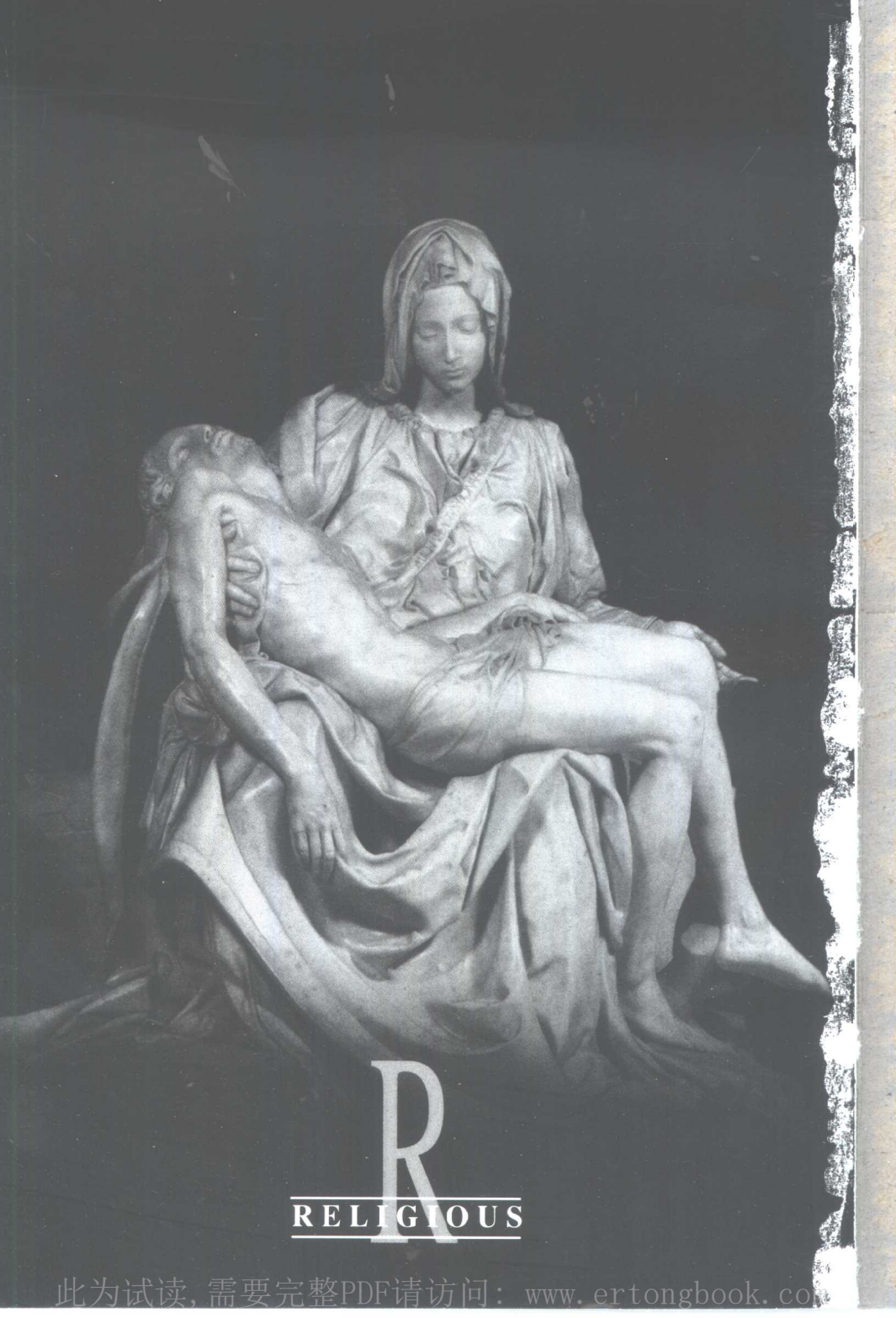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Summary of the Famous Works
on Western Religious Studies

江西人民出版社



R
RELIGIOUS

目 录

吕大吉	序一	(1)
卓新平	序二	(6)
孙亦平	前言	(10)
麦克斯·缪勒	《宗教学导论》(1870年)	(23)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1871年)	(39)
麦克斯·缪勒	《宗教的起源与发展》(1878年)	(65)
威廉·詹姆斯	《宗教经验之种种》(1902年)	(82)
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904—1905年)	(110)
列维·布留尔	《原始思维》(1910—1922年)	(126)
爱弥尔·杜尔凯姆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1912年)	(15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1913年)	(175)
马克斯·舍勒	《爱的秩序》(1913—1917年)	(195)
马克斯·韦伯	《儒教与道教》(1915年)	(216)

鲁道夫·奥托 《论“神圣”》(1917 年)	(233)
詹姆斯·乔治·弗雷泽 《金枝》(1922 年)	(253)
马丁·布伯 《我与你》(1923 年)	(271)
恩斯特·卡西尔 《神话思维》(1925 年)	(290)
马林诺夫斯基 《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 (1925—1926 年)	(312)
威廉·施密特 《原始宗教与神话》(1930 年)	(332)
亨利·柏格森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1932 年)	(354)
范·德·莱乌 《宗教的本质与表现形式》(1933 年)	(373)
列夫·舍斯托夫 《雅典和耶路撒冷:宗教哲学论》 (1938 年)	(38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摩西与一神教》(1939 年)	(407)
米夏·伊利亚德 《宇宙和历史》(1949 年)	(421)
埃利希·弗洛姆 《精神分析与宗教》(1950 年)	(433)
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和功能》 (1952 年)	(445)
米夏·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1957 年)	(469)
克里斯托弗·道森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 (1958 年)	(488)
约阿欣·瓦哈 《比较宗教学》(1928 年)	(510)

约翰·希克 《宗教哲学》(1963 年)	(530)
埃文斯·普理查德 《原始宗教理论》(1965 年)	(545)
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 之要素》(1967 年)	(564)
彼得·贝格尔 《天使的传言——现代社会与超自然 的再发现》(1969 年)	(587)
罗伯特·N·贝拉 《超越信仰:后传统世界的宗教 研究》(1970 年)	(607)
英格 《宗教的科学研究》(1970 年)	(636)
R·霍伊卡 《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1973 年) ...	(658)
埃里克·J·夏普 《比较宗教学史》(1975 年)	(682)
约翰·麦奎利 《20 世纪宗教思想——1900 年— 1980 年的哲学与神学之边缘》(1981 年)	(703)
赖齐克·柯拉柯夫斯基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 (1982 年)	(728)
罗纳德·L·约翰斯通 《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 社会学》(1983 年)	(749)
斯特伦 《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1985 年) ...	(771)
布朗 《宗教心理学》(1987 年)	(795)
邓尼丝·卡莫迪 《妇女与世界宗教》(1989 年)	(809)
加里·W·特朗普 《宗教起源探索》(1990 年)	(830)
卡尔·巴特 《教会教义学》(1932 年)	(850)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 《狱中书简》(1951 年)	(869)

保罗·蒂里希 《文化神学》(1959 年)	(887)
约翰·麦奎利 《谈论上帝》(1967 年)	(905)
汉斯·昆 《论基督徒》(1974 年)	(927)
小约翰·科布、大卫·格里芬《过程神学：一个引导 性的说明》(1976 年)	(950)
J·B·默茨 《历史与社会中的信仰》(1977 年)	(970)
H·奥特 《不可言说的言说》(1978 年)	(988)
孙亦平 后记	(1003)

序 一

吕大吉

孙亦平教授日前来信说,她主编的《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就要出版问世了,她希望我为这部书写篇序文。单从书名即可想见本书的内容必将开阔宗教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把我国的宗教学术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本书的出版无疑是个大大的好消息,既是亦平教授个人之喜,也是宗教学术界之幸。我打心底里感到高兴,受到鼓舞。故欣然从命,以抒所怀。

宗教学,作为一门对人类一切宗教进行综合性比较研究的学问,属于宗教研究之基础性理论学科。在改革开放年代之前的中国学术之林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有关宗教问题的几句“名言”外,对作为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的宗教学或比较宗教学几乎没有知识。个别学者即使有点接触,也不过只是知其皮毛,谈不上登堂入室,探其究里。西方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有句话说:“只知道一种宗教者,对宗

教一无所知。”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不仅在宗教学术研究中适用,也对各种文化学术部门适用。因为各种文化学术和宗教学一样,如果你只知道惟一种学术思想(主义之类)或惟一种宗教,那在你面前就没有任何可资比较的参照系,你也就因此而丧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这种宗教或主义就会成为你心中惟一的上帝或神圣,变成膜拜的对象和独断的信仰。你信之惟恐不专,拜之惟恐不诚,又何谈真正的学术研究!西学东渐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儒家之学独享尊荣,文人学士生活在经学和理学的阴影之下,就只能在“子曰”、“诗云”中打圈子。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一花独放,所谓的宗教研究事实上变质成了某种单纯的无神论宣传,甚至在“与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口号下成了“消灭宗教”、“破除四旧”之类极“左”思潮的工具。历史教训无情地证明了缪勒的那句名言的真理性。一种学术思想的独断统治,不仅窒息了学术发展的生命力,使人的智慧与知识趋于萎缩,甚至还给社会实践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

宗教研究和一切学术研究一样,它的兴旺发达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除了政治环境要求宽松一些这一根本性的条件以外,对于研究者本身说来,我认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学术上要有一种摒弃独断论的开放精神。首先,我们中国的宗教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应持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确有合乎科学的成分(例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等),不应像有些人那样盲目否定,弃之有若敝屣;另一方面也不应像极“左”年代那样,把它绝对化,说成是“惟一科学”的绝对真理。在学术研究中,学者应以前人为借鉴,以真理为良师,采百家之长,通古今之变,以博大的襟怀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宗教学术研究。说到这里,我们要感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它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的终结,吹来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春风。随着社会变革的进程,我国文化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有日新月异的发展。至于在我们从事的这个宗教学术研究领域,甚至可以说

出现了真正的繁荣。20年间,宗教学术的各个分支学科,如:综合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比较宗教学、宗教学说史、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与历史……)、佛教研究、道教研究、民间宗教研究、各民族原始宗教和萨满教研究、基督教研究、伊斯兰教研究……都有大批论著问世。其数量之多、方面之广、水平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人文学科之林中,宗教学研究已经占有突出的位置,受到广泛的重视。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绩,而只有把这些成就当成未来学术长征的立足点和起跑线。

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进一步前进的契机常常是观念的更新,否则,学术创新是谈不上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已向社会奉献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但平心而论,其中的很大部分属于对宗教史知识的一般性介绍。即使一些学术上的开拓之作,也仍具有开创时代难以避免的某些不成熟性。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每一次飞跃性进步,都是以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的突破性发现为其基础的。这也是人文学科的发展规律。宗教学术的新的腾飞,是我们大家期盼已久的。但如果没有观念的更新,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不大可能的。要实现这种更新和创新,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文化和学术上的开放精神,认真学习和借鉴近现代西方比较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自19世纪下半叶宗教学在西方摆脱神学和哲学的附庸地位独立于学术之林以来,实现了蓬勃的发展。名家辈出,学派林立,新的观念、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涌现。各派宗教学说从宗教的不同方面和各个层次,用不同的观念和方法对之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写出了一批又一批颇有影响的传世之作,把宗教学术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回头估量我国的宗教学术研究,尽管出现了近20年的繁荣发展,但面对世界与未来,差距还是很大的。哲学界有个说法:你可以超过康德,但却不能越过康德。同样道理,我国宗教学的未来目标,应该是超过西方宗教学;但要达此目标,我们首先总得通盘了解西方宗教学的过去和现在。不先读这方面的书,不研究它的理论和方法,而高谈阔论什么“超越”,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豪言壮语。拽着自己脑袋上的

头发,是不可能腾空飞天的。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对于百余年来西方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过去基本上没有知识。经过思想解放运动以来十多年的努力,我们中的一些学者阅读、学习并翻译引进了一批有关著作,但读得不够多,学得不算深,翻译引进更嫌不足,因此,对于西方宗教学的了解,总的说来,仍处于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局面。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还得下更大的工夫,做长时期的努力。

在我国社会现阶段,宗教信仰仍在发展,人们对了解宗教和研究宗教的兴趣也在发展。许多省市社会科学院相继开办专业性的宗教研究所,许多名牌大学建立了宗教学系,宗教学课程登上了大学讲坛。在这种情况下,学者日益迫切地需要了解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现状,学习和借鉴它的理论与方法。为适应这种需要,当务之急似乎应该是在进一步加强翻译引进学术名著的同时,组织我国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专家们选择其中之重要者,对之做简明的介绍与必要的评论,为后学者提供方便,当个义务性的导游。这种性质的工作,本身虽不是什么学术创新,但它却可以为我国宗教学术研究未来的发展和创新,打下必要的基础,其学术意义是很重要的。这类性质的学术工程,需要由那些对西方宗教学具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对我国宗教学术的未来发展具有远大的眼光的学者为之献身和奋斗。在我看来,孙亦平教授就是这样的学者,她挑起了这副重担,不辞辛劳,多方努力,顺利地完成了这项富有学术意义的任务。对于她的献身事业的热情,我深受感动;对于她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的成就,学术史将记上一笔。

我与亦平教授只有短暂的两次接触。但我读过一些她的论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过她的讲演,在通信中共同探讨过一些学术问题。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一个勤奋治学、功底扎实、敏于思考、畅于表达、聪慧多才而不骄矜、成就喜人而不自满的人,在我国宗教学术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她正值盛时年华,我相信她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推进我国的宗教学术做出更大、更新的成就。

《提要》也有它的欠缺,主要之点是它尚未能反映西方宗教学名

著的全貌。西方宗教学创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派系众多,内容丰富。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史学、宗教哲学……各分支学派都出现了一批名家名著,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与方法。要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它们,《提要》选择的40多部著作实在是太少了。许多在宗教学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著作尚没有收进《提要》之中。这不能不在有志于通晓西方宗教学的读者心中留下未能满足的遗憾。但是,完美无缺的东西只不过是某种“理念”,只存在于理想世界之中。一个“理念”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越是完美的理念越是需要漫长的过程。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第一步在整个旅程中最短,但其价值却最为可贵。我们现在有了孙亦平教授主编的第一部《提要》,接下来,我们可以预期第二部、第三部。当我们日益接近我们心中那个完美的理念境界时,人们也许不会忘记那迈出可贵的第一步的人——孙亦平教授和她的合作者。展念未来,不胜依依。是为序。

2001年炎夏于北京书斋

序 二

卓新平

在我们经历的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即宗教学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宗教乃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和研究,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应该承认,在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前,这种宗教认知和研究或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一种内在性研究,体现出对其观念、情感、行为、组织、经籍及文化构建和传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剖析,或是其他相关学科所需的一种边缘性研究,展示着这些学科具有的多元知识背景和必要逻辑关联。而不带信仰前提、不为辅助手段、以客观科学公正态度为特色的、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宗教学,则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西方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从根本上影响到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宗教研究。

西方宗教学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特定范畴、基本方法和学术流派。宗教学在其范围界定上有狭

义、广义之分。狭义宗教学强调其对宗教的客观描述、临境观察和主观理解,旨在展示宗教的现象和状态,而不涉及对宗教的本质定性和价值判断。此即宗教学的最初立意和形态,它将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排斥在外。广义宗教学则包括对宗教意义的探讨、对其本质的揭示和对其价值的评判,以一种开放之态来迎接宗教研究范围的扩大。大体而言,这种广义宗教学乃涵括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此外,亦有一些现代学者主张将宗教考古学、宗教文献学和宗教语言学等纳入广义宗教学的视域。宗教学探究吸引且困惑人之精神世界的一些基本关系,如神与人、灵与肉、神圣与世俗、彼岸与此岸、超越与有限、心灵与社会等,由此构成其研究体系的特定范畴。例如,西方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即在其宗教学的开山之作《宗教学导论》中鲜明地展示了其对宗教学最基本范畴“宗教”和“神的观念”的关系体认。在他看来,“宗教”揭示出“人的灵魂”与“神”的关系,而“神的观念”则为人之心灵“关于完美境界的最高理想”。顺着这一思路,不少西方宗教学者把宗教理解为人与“神圣真实”相遇、经历、交往的关系。在宗教信仰中,这种与“神圣”交往、相通和结合的关系高于一切,其他任何关系都居从属地位,微不足道。而“神圣”在西方宗教学者鲁道夫·奥托的名著《论神圣》中亦被描述为超然与内在的关系,“神圣”(Numinos)即由“超自然的实体”(Numen)与“对神圣的体验”(sensus numinis)所共构。西方宗教学早期学者对“宗教”和“神圣”的这些经典解释,迄今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宗教仍有启迪作用。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则呈多元之态,由此亦构成其分支学科及其不同侧重和各种学派。这些基本方法包括宗教史学的纵向梳理方法、比较宗教学的横向比较方法,宗教人类学等习用的田野调查和实证方法,宗教现象学的中止判断和本质洞观方法,宗教社会学的社会抽样和功能分析方法,以及宗教心理学的象征符号破译和精神分析方法等。西方宗教学的这些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已为当今整个世界的宗

教学研究及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基本模式和框架。

我国的宗教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面展开,并逐步形成了思想理论探讨和史料、史实探讨这不同的两大方向,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宗教的系统研究:一为宗教心灵层面的研究,二为宗教社会层面的研究。前者触及宗教之精神体验、精神象征、精神观念和情感等“心灵”内容,即对人之“宗教性”的研究。后者则涵括宗教的社会存在、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等“社会”内容,即对宗教实存方式的探讨,从宗教的组织形态来看宗教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样,我国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大体可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宗教学关涉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具有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另一个层面则是宗教学亦涉及许多与人类精神发展相关的基础性、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知识性问题,具有弄清人之精神奥秘的人文意义和科学意义。这两个层面的进展将有助于我国宗教学之学科构建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在我国宗教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翻译介绍与独立研究齐头并进、有机共构。如前所述,宗教学起源于西方,因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宗教学的历史经验和学科传统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国宗教学发展及其学科基本建设的一大任务,就是对西方宗教学的系统介绍和研究。摸清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历程”和“轨迹”,对我国宗教学达到质的突破和提高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西方宗教学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珍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和好好运用。中国学者在近几十年中已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宗教学著作,其中不少为西方宗教学的经典名著,亦有一些为中国读者特别关注、特感兴趣的著述,还有一些则随缘而译,不拘一格。总之,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和促进作用,虽然尚不够系统和全面,给人以挂一漏万之感,却已为我国现代翻译事业增添了活力,且为我国宗教学的资料积累和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信息、创造了一个良好